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

辛



亥

辛亥革命史事长编

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/ 组编

严昌洪 / 主编

Xinhai Geming

Shishi Changbian

史

第八册

(1911.10-1911.12)

王兴科 何 广 / 编

事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

K257.06
201722
8



严昌洪 / 主编

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/ 组编

辛亥革命史事长编

本书为2008年度湖北省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（立项号[2008]013）成果 XINHAI GEMING SHISHI CHANGBIAN

 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1911.10-1911.12)

第八册

王兴科 何 广 / 编

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辛亥革命史事长编. 第八册/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;严昌洪主编;王兴科,何广编.
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11.8

ISBN 978-7-5430-5280-2

I. ①辛… II. ①武…②严…③王…④何… III. ①辛亥革命—史料
IV. ①K257.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2470 号

组 编: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

主 编:严昌洪

编 者:王兴科 何 广

责任编辑:方 雷

装帧设计:刘福珊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http://www.whcbs.com E-mail:zbs@whcbs.com

印 刷: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24.75 字 数:616 千字 插 页:5

版 次: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1800.00 元(全十册)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1911年(宣统三年·辛亥)

10月3日(八月十二日) 黄兴自香港复书同盟会中部总会,赞成在武汉发动起义。

黄兴《复同盟会中部总会书》:

中部总会列公大鉴:奉读手札,欣悉列公热心毅力,竟能于横流之日,组织干部,力图进取,钦佩何极!迺者蜀中风云激发,人心益愤,得公等规画一切,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,更能力争武汉。老谋深算,虽诸葛复生,不能易也。光复之基,即肇于此,何庆如之!弟自三月广州败后,自维才德薄弱,不足以激励众人,以致临事多畏惧退缩,徒伤英锐之同志,负国负友,弟百死不赎。自念惟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敌之虏贼,以酬死事诸君,庶于心始安。故自四月初二出港,即专意于复仇之计画。虽石公等极力阻止,弟未稍动。即至七月终,未尝与一友通只字。其所以断绝交通如是之孤行者,冀有以解脱一切纠缠,以促其进行之速。弟虽明知背驰,负罪公等,亦所不计。想匹夫之谅,君子当能见原也。自蜀事起,回念蜀同志死事之烈,已灰之心复燃,是以有电公等求商响应之举。初念云南方面较他处稍有把握,且能速发,于川蜀亦有犄角之势。及天民、芷芬两兄来,始悉鄂中情势更好,且事在必行,弟敢不从公等后以谋进取耶?惟念鄂中款虽有着,恐亦不敷,宁、皖、湘各处需用亦巨,非先向海外筹集多款,势难联络办去。今日与朱君执信等商议电告中山先生(汉民现赴西贡亦电知)及南洋各埠,请先筹款救济。但各埠皆在元气大伤之后,不知能否协助多寡。惟闻人心尚在奋发,益以公等之血诚,想不至空无所。弟之行止尚不能预定,以南洋之款或须弟一行亦未可知。数日后接其复电,方能决策也。鄂事请觉生兄取急进的办去,如可分身,能先来港一商尤盼(如能来,请先电《中国报》)。他处事公等已有布置,照公等计画办去。余俟续述。手复,敬请筹安。弟黄兴顿首。八月十二晚。

吕、刘两兄来,因弟处初未与他人交通,闻其至,请何克夫兄招待,渠亦以不得日本旅馆,故迟至昨日始晤,今日方能决议。又及。

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《黄兴集》,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63~64页

△ 清湖广总督瑞澂召开文武官员会议,加强戒备,防范革命党人起义。

张难先《湖北革命知之录》:

时风声已外播,瑞澂乃于八月十二日召集文武官自首县、管带以上会议,决定调水师统领陈得龙所部巡防队入守督署及各要道,并令张彪、黎元洪严督所部日夜巡城;督署加派特别巡警队守卫;复令楚威、楚同等兵舰升火待发;并以电船游弋江面,戒备极严。

严昌洪等编《张难先文集》,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,第274页

胡祖舜《六十谈往》:

当瑞澂、张彪侦知革命党八月十五日起事消息,曾于十二日召集文官首县以上武官管带以上,举行防范会议。余谓武昌楚望台为军械库藏之所至关重要,宜慎密防卫。而平日司守卫之责者即为工程八营,以其地相接也。是日代理管带阮荣发与会,忽以该营革命党名单提出报告(相传系该营左队吴兆麟所部司书生周定原得兆麟同意而秘报者。定原因为共进会会员,且任熊秉坤大队部秘密时代文书,固存有此项名册也)。张彪大怒,受而毁之,并责其治军无方,以掌掴其颊,乃欲以守卫之责易以三十标旗兵。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坚主不可骤易,恐其因疑激变也,并云督练公所工兵课员李克果,曾任该营管带有年,兵心素洽,委为监守,可保无虞。张彪然其言,乃加派工兵课员陈(成)炳荣、马祖全、刘绳武、张策平等计五人,会

同军械所总办纪某，负监守之责。克果等奉委后，乃于四周构造防御工程，仍由八营工兵守之。

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《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72~73页

10月5日(八月十四日) 黄兴自香港致书在加拿大的冯自由，认为湖北地区富有革命潜力，应“以武昌为中枢”，激励各地响应，请转电孙中山，筹款援助，并告“不日将赴长江上游”。

黄兴《致冯自由书》：

又启者：鄂代表居正由沪派人来云，新军自广州之役预备起事，其运动之进步甚速(广州之役，本请居君在鄂部总理其事，以备响应者)。办法以二十人为一排，以五排为一队，中设有排长、队长以管领之。平时以感情团结，互相救助，使其爱若兄弟，非他人所得间隔，成一最有集合力之机体。现人数已得二千左右。此种人数多系官长下士，而兵卒审其程度高者始收之。以官长下士能发起，兵卒未有不从者，不必于平时使其习知。况其中又有最好之兵卒为之操纵，似较粤为善。近以蜀路风潮激烈，各主动人主张急进办法，现殆有弦满欲发之势。又胡经武君亦派有人来。胡虽在狱，以军界关系未断，其部下亦约千余人。去岁弟曾通函胡君，请其组织预备，以备响应。胡已扩张其范围，闻进步亦速。胡君之人，在居君之部下者亦有之。拟于最近发动，期两部合而为一。据此则人数已多，乘此路潮鼓涌之时，尤易推广。盖鄂省军界久受压制，以表面上观之，似无主动之资格，然其中实蓄有反抗之潜力；而各同志尤愤外界之讥评，必欲一申素志，以洗其久不名誉之耻。似此人心愤发，倚为主动，实确有把握，诚为不可得之机会。若强为遏抑，或听其内部自发，吾人不为之指挥，恐有鱼烂之势，事诚可惜。即以武汉之形势论，虽为四战之地，不足言守，然亦视其治兵之人何如。贼吏胡林翼于破败之秋，收合余烬，犹能卓然自立者，亦有道以处之。今汉阳之兵器厂既归我有，则弹药不忧缺乏，武力自足与北部之兵力敌，长江下游亦驰檄可定。沿京汉铁路以北伐，势极利便。以言地利，亦足优为。前吾人之纯然注重于两粤而不注意于此者，以长江一带，吾人不易飞入，后来输运亦不便，且无确有可靠之军队，故不欲令为主动耳。今既有如此之实力，则以武昌为中枢，湘、粤为后劲，宁、皖、陕(前本有陕西人井勿幕君在此运动，今已得有多数，势亦足自动，熊克武君已驰赴该处为之协助)，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，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。急宜趁此机会，猛勇精进，较之徒在粤谋发起者，事半功倍。且于经济问题尤易解决。兹约计各处，大略有二十万左右，即足为完全之预备。至少四五万，亦可发起鄂事。总之，此次据居君所云，事在必行，即无外款接济，鄂部同志不论如何竭绌，亦必担任筹措。是势成骑虎，欲罢不得。吾人当体验内地同志经营之艰苦，急为设法筹集巨款以助之，使得有以宽裕筹备，不致艰困从事，归于失败，徒伤元气，不胜切禱之至。弟本以欲躬行荆、聂之事，不愿再为多死同志之举，其结果等于自杀而已。今以鄂部又为破釜之计，是同一死也，故许与效驰驱，不日将赴长江上游，期与会合。故特由尊处转电中山，想我兄接阅，必为竭力援助。前加属于广州之役最为出力，此纯系我兄血诚所感，故能有此，今更望有以救我。拟得兄等复电后即行。或南洋之款，须弟一亲往，亦未可知。余俟续告。手此，即颂文安。弟兴再顿首。八月十四日。

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《黄兴集》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66~67页

10月6日(八月十五日) 革命党人原定是日发难，因消息走露，八镇统制张彪等率部日夜巡查，起义未能发动。

李廉方《辛亥武昌首义纪》：

起义日期，最先预定八月十五日，次定八月十八日，皆未果。先是六月间三十一标三十

二标奉调入川,同志颇有密谋军队开至荆宜时杀端方起事。居正等以武汉准备未充,如荆宜先发,反受影响,力持不可,遂寝。及八月三日炮队事变,又有主张即晚发动者。免激以居正赴沪,黄宋谭来汉无期,诸待筹画,宜缓发,于是有中秋起义之决议,但俟临时命令而定,以塘角辎重营举火为号,白布臂为记。旋焦达峰专函称十五日不及赶办,请改二十五日起事(见邓玉麟起义经过),实则达峰固言武昌不先举义,长沙难以发动也(据杨时杰所述达峰谈话)。又驻沪同志称黄兴电约九月间十一省同时举事(实见记——黄兴来函约九月十三日五省同时并举)。而炮队事变后,瑞澂令张彪、黎元洪各率所部日夜巡视城内外,以电船游弋江面,楚同楚威兵舰升火架炮,戒备甚严。加以中秋杀鞑子,本胡元灭亡一种史话,当时武汉街谈巷议,互询中秋举事如何,不知是否消息外泄,抑心理不约而同(是月九日清外部电鄂督,称黄兴联络党人,约期十五、十六两日聚鄂起事,并联合军队应援;汉口报纸亦披露十五日起事之风闻)。所以总指挥部深为踌躇,决定中秋前后数日,力持镇定,俟防范稍弛,猝举大事。然武汉既为起义主动,期虽展延,不过在二十日左右,随时决定,并非应焦达峰黄兴之预约有所期待也(胡石庵革命实见记序——余于十七日访孙尧卿于宝善里,询起义期限,孙谓明日(十八)召集代表会议决定。实见记告示一张下注明即二十日所布告者,证以蒋翊武十八日回省,是指挥部或有如是预期。但邓玉麟起义经过则称,通知一律二十五日出动,然湖南终未于二十五日起事耳)。故武昌总机关早派李擎甫赴岳州,商请翊武先赴宜昌,与唐羲支商策应事,派谢远达往襄阳,晤黄维汉、章裕昆,谋届时响应,果也湖北当局将中秋提前一日举行,届节则不准士兵外出,特别戒严。当局见中秋节平静如常,方以为党人不足虑,密告不尽可凭,相率安然无事矣。

李廉方《辛亥武昌首义纪》卷上,湖北通志馆1947年版,第74~75页

10月7日(八月十六日) 革命党人以汉口歆生路荣昌写真馆为共进会机关部,“密刷军民通用钞票”,“采办炸弹药料”,刻铸“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都督印”,筹备起义;因恐清吏密探侦悉,是日迁机关部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。

李伯桢《李伯桢事略》(1913年5月7日到):

己酉春,即在汉镇歆生路设立荣昌写真馆。适有湘人潘鼎新由东来汉访桢,并赠一联,曰“共和难,难统一;革命苦,苦无边”。盘桓月余,互嘱珍重而别。迨至辛亥五月,孙武访丁笏堂于本馆,见联惊曰:“潘君到此乎?”桢以情告,并叙平生。孙甚嘉许,引为知己。随即介绍刘复基、彭楚藩、杨洪胜、邓炳三、刘仲文、李春萱、杨玉如等,陆续往来,以本馆为秘密机关,令桢填具入共进会愿书。桢母查悉,责曰:“汝少孤子,并无兄弟,李氏嗣续,赖汝一人。一旦谋事不臧,吾恐后悔莫及。设不听训,吾即与汝断绝关系!”桢即禀曰:“方今清廷专制于内,列强迫胁于外,国困民贫,人心思乱,大局危亡,种族莫保。若不纠合同志,推倒恶劣政府,重建共和民国,瓜分之惨,良可惧也。”母始恍然,嘱桢郑重行事。

六月间,日本、上海各部机关电催桢处,速筹进行。七月初,川路风潮日紧,孙武暨同志等拟乘是时举义。正筹划间,桢旋接得上海密电,曰:“刘母病,毋急躁,医即到。”盖谓湖北都督已举刘公,时期未至,不可急躁,黄兴即日来鄂之意也。八月初,省城军队跃跃欲动,炮队同志已露头角。孙武、邓炳三、刘公等因接前电,未敢轻举,异常焦灼。桢请以大势利害安慰军心,始免功败垂成。惟时前清鄂督瑞澂下令戒严,防范最密,刘公即将家小迁居桢处,会商同志,筹办军饷。孙、丁二君,委桢密刷军民通用钞票,以裕军需。桢又转嘱内弟陈叔琴采办炸弹药料,预备应用。复得武汉、湘、皖、赣、粤等处确实消息,各省均已运动成熟,布置完善,专俟湖北发难,群起响应。时同志等以武昌起义,发布文告,需用都督印信,不敢倩人刊刻,

楨乃仿效西人电气刻铜法，铸成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都督印一颗。众惊喜曰：“印信即得，大事济矣。此次功成，尔之力也！”

未几，武汉三镇物议沸腾，上海某报载有汉口某照相馆，系为革命秘密机关。满吏闻风，潜派侦探，分途伺隙楨馆。幸赖家小不时掩饰，获免。八月十四夜，飓风大作。同人连日运动，精力尽疲，均各早卧。楨于朦胧之际，闻有步履声，惊觉时，瞥见人影遥立窗畔。疑为窃贼，急起追击，同志等亦皆惊醒。燃灯遍视，但见箱翻篋倒，衣物狼籍，惟文册、印信、旗帜，另贮密室，未被抄乱。诸人仓惶惊异，疑系满吏密探来侦消息，遂于十六日将机关部迁至宝善里内。部署毕，众同志谓楨曰：“前夕之事，实赖伯楨兄早觉之功，尤为大汉将兴之兆。今晚大汉舞台演《中秋赏月》一出，可同往观，以志庆幸。”楨辞曰：“大事未举，经济匪难，何忍为此！”众鼓掌叹服，各归。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等编《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》中卷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453~454页

10月8日至9日(八月十七日至十八日) 武昌风声鹤唳，革命党人随时有起义可能，清吏加紧戒备。

《鄂垣之风声鹤唳》：

鄂垣自十一日起，相传有大股革党谋为不轨，官府异常戒严，略志前报。近日风声愈急，通湘门一带居民有纷纷迁避乡里者。兹将各界防范情形调查列左：

政界戒严 督署卫队名曰特别警察，向不过守卫东西辕门，近则署内二门、大堂、二堂、三堂、五福堂、上房、签押房等处均派警兵护卫，午后六点钟无论何项文案委员，一概不准出入。由陆军派工程八营左队驻扎署内，由巡道派消防队大排逡巡署外，周围澈夜不息，署内巡捕戈什均佩剑带刀，俨如革党发现景况。

军界戒严 军界自炮队兵变后人心摇动，近日谣传有疑军士多入党籍者。更有骇人听闻之说，八月十五革党将由军界起事。故近日军界防范愈严，中上级官长出入均佩手枪，目兵不得在营会客，无特别事件不准挂号。前此剪发者，一律勒带假辫，并由兵备处将楚望台军械所火药，用辘重车运至司令处及兵备处分储云。

警界戒严 自革党起事谣传风起，巡道王履康奉瑞督面谕，当即飞飭各警区分段整马巡逻，昼夜不停。夜则亲穿制服，乘人力车巡查，以视各区之勤奋。并飭各城守卫队稽查出入，启闭以时，不准留城擅开。密派探警四出，以探声息。学社、客栈稽查尤严。

学界戒严 鄂垣学界多热心时局之士，向来官府取缔甚严。因风声可骇，故各学堂学生往来信函，均由各该堂堂长阅后盖戳，方准收递。无论何人，不得入堂拜会，虽至亲密友有特别事故相商，必先在号房书明原由，由管理员核阅方可会晤。无特别事故，亦不准请假外出云。

《民立报》，1911年10月8日，第4页

《时报》消息：

鄂督瑞制军日昨据江汉关道、巡警道密禀：迭接探报，长江一带革党潜来甚多，闻有勾结匪党在鄂谋为不轨等情。当飭巡警、军队日夜严防，所有轮车抵汉均须搜查，武汉客栈极为注意。现各署局均派军队驻守，督署警卫尤严。武昌各城门自改派巡警守卫后，夜间出入均验对牌放行，连日关闭较早，夜间不许出入。即各署往来传递文牒，虽有对牌亦不放行。近日人心颇为惶恐，并闻有中秋节起事之谣。

鄂垣近日风声鹤唳，官场戒严，督署内外均驻军队守卫。军警巡缉络绎于途，民间迁徙者

为数不少,以致愈形扰乱。如以前数日出有炮兵交斗一案,地方官对于此种谣言,禁不胜禁。

督轅守卫之兵,除特别警队、右路巡防队、地方巡警、第八镇工程营而外,昨复调第八镇马队一队,全挂武装,驻扎大堂前防守。闻瑞督初意本不欲用陆军,经张彪力请,以各标营自缴械以后,已大疑异,若不用其守卫,是明明目之为匪,窃恐因疑惧生变,张某岂能担此重咎!于是在工程营首先挑选性情诚实,有家眷在省之兵(因工程营名誉较别标好,从未酿事,故敢用之)一队有余到轅,嗣挑马队亦如是。现各守卫军警,按日均有赏赉。中秋日每名且赏钱二千,以期买其欢心。

瑞督因闻陆军与党人联合之说,传军事参议官铁忠到轅筹划防务。当计算省中现有巡警、防营、宪兵、卫队四项不过千六七百人,设新军果变,此千余人曷足抵敌?爰问铁参议有何良策?铁嗫嚅不能对。瑞督斥之曰,绿营虽不能战,防守地面甚为可恃,汝力主持照院全裁,如今弄得陆军尽是反叛,只好坐以待毙。铁不得已,自请赴各标营演说,晓以大义,诤以忠爱,几于舌敝唇焦云。

督署各委员、缮写、仆役、杂夫人等,出入均以腰牌为凭。各员役房中,每夜由特别警察队官带兵清查二次,以防闲杂人等混入。除司道以下各官,均须在轅门外降舆,每员只准带跟丁一名入署。轅门以内禁止人行。至夜间,即轅门外,亦不准经过。

张统制密飭各该管带,凡营中喜阅新书报、言大气昂及剪辮之兵,均著开除,派员遣送回籍,不准在省逗留。所遗缺额暂不招补,以防党人混入营中。并严禁聚谈戒严事,此营此队不准与彼营彼队往来。如有五人以上聚而私谈,查出以违令治罪。中秋之日照常操课,有家室者准其请假,限定下午五点钟以前回营。各营于节期间有酒肴,此次有着无酒。如私饮酒,查出严办。

党魁来鄂之谣传 鄂省近日戒备之严,为历来所未有。如火车、轮船、码头,皆满布军警侦探,翻箱打笼,无所不至。民舟货船则堵于襄河口,由水面巡警稽查。若行旅入城起坡者则由巡警检查箱篋。如行旅主人未同来或锁钥未携在身畔,即将其箱篋暂行扣留,必俟清检方准放行。闻其如此严紧,原因实缘鄂督准粤宁二督密电,探悉革命党魁黄兴率领大批党人潜至长江,希图在武昌起事,并勾结川省会党、宜昌路工,同时响应。

八月十四过中秋 军营中旧例,中秋节放假停操。兵士有家室者,可请假外出,俾资团聚,共庆佳节。兹因风声吃紧如踵例而行,诚恐在外生事。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传令所部各标营队一律于十四日置备酒肴,庆贺中秋。故十五日仍照常操课,禁止请假,以防趁人众闲散之际,酿生巨变。

教练所学生巡逻 鄂垣警章每夜必派消防队排队巡逻,以补岗警力所不逮。此次戒严,督署不敢多用陆军守卫,故调消防队、巡防营会同特别巡警队轮番梭巡守卫。而巡警入夜均全班分配站岗,碍难抽调排队巡逻。刻值防务吃紧,当道倚警甚重,巡逻队万不可废。警道王履康特亲至巡警教练所与诸未毕业警生婉商,暂行停课,派往各区巡逻,每夜自十二点钟起至四点钟止。派公所各科员前往分班领率,以示优异。

《时报》,1911年10月9日。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《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,第562~564页

10月9日(八月十八日) 清内阁电商湖广总督瑞澂,拟由鄂省再行抽拨数营鄂军,协剿川乱。

《内阁致瑞澂电》(宣统三年八月十八日北京):

鄂督：申。川省匪乱蔓延，附近省城数百里之间，几于无地无匪。顷得端大臣来电，知嘉定又复失守，乱事日殷，而川中兵单，不敷调遣。昨得来电，以川乱应援者，不出鄂、湘、云、贵、陕、甘六省，荅筹至佩。除粤军已飭回粤外，查甘军较远，陕省兵少，不能赴援，滇军须在边界办防，无可分拨，现经端大臣电商李（经羲）制军，将其驻边之苏、杨[李]二军进扎于筠连、屏山之间，其力似亦止此。入川客军，仅黔军二营与鄂、湘两军。端大臣之意，拟俟湘军到川，滇[填]驻渝防，则进剿之军仍形单薄。审度情势，拨调军队及转饷较便者，实惟鄂省。此次事起之初，诸赖硕画，川中后援，非楚莫济。兹特电商，拟仍由鄂省再行抽拨数营，迅速前往，以资协剿。执事夙顾大局，不分畛域，应如何调拨办理之处，务希卓裁电覆，即当请旨遵行。阁。十八日。

陈旭麓等主编《辛亥革命前后·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167页

△ 同日下午，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配制炸药不慎爆炸。革命秘密机关暴露。湖北当局根据沙俄驻汉领事馆所抄获之革命党名册，在武汉三镇大肆进行搜捕。

孙武《武昌革命真相》：

彼时武汉官厅风声大紧，故孙武等在汉口宝善里十四号，俄国租界，召集各代表大会，均冒险进行，以及文件财产各军事组织，实一日千里之势。故由孙武亲制炸弹，到十四、五日，武汉谣风甚大，官厅与党人两方均在急急，不料于十八日下午三时，孙武在总机关调药过急，幸（疑为尚）未装制之药轰燃，一时声闻全里，除孙武一人头部受伤外，余无伤者。当时在机关者有：李春轩[萱]、丁佛堂（即丁笏堂）、谢石钦、梅宝机、刘公、刘燮卿、王天保、汪锡九、陈占魁、刘同等在内办事。当时孙武急跳下楼，用长衫照[罩]着面部，自跑到同仁医院，该院系日本何（一般应为河）野所开，内中有同志徐朝桐，在内为医士，孙入门时只叫一声凤吾[梧]，徐之外号。倒下不能言语，徐亦知系炸弹所伤，以实告何野，下告何野，何野亦热忱救治，当时已官厅侦探到医院一次，何不许检查，至半夜何嘱其速出院，在外诊治，勉[免]官厅查觉，当夜十二时，由同志招拂送德国租界共和里十一号安居。

宝善里自孙武走后，当由丁立中将火救息，李、谢等抢紧要文件，岂料该机关各房皆[该]要件不及抢出而捕房已至。丁立中由洒[晒]台果[裹]被跳下，石、李等亦由后门跑出，所有机关内告示、对外宣言、军旗、抄[钞]票数百万张，概为俄捕房取去，俄人见内中对外宣言并有洋文，知是政治革命，不与深究，不过机关内有刘燮卿、刘同两人走不及被捕房引渡官厅去了，此未宣言以前时候也。

《华中师院学报》，1982年第5期，第136页

胡石庵《湖北革命实记》：

八月十八日，予方居汉口歆生路余庆里大成印刷公司，患齿痛颇剧，镇日未出外。日将晡，有同志徐、汪二子忿息至，仓皇告予，谓十二点钟时，宝善里机关部破坏，孙尧卿（名武）受伤，刘仲文（名公）被擒。予惊问故，二子谓孙尧卿因配合炸药，误以星火引燃药线，致被轰起。尧卿面部俱炸坏，匆匆以长衫蒙面，由同志自后门运往日本同仁医院救治；机关部则已被俄国巡捕侦见，破门而入，将部中所有预备之件，如印信、告示、旗帜、手枪、炸弹并照会外人之译件，同志诸人之名册，中华银行之钞票，统行搜去，且临时捕去二人，闻总理刘公即在其内云（按：此盖误传。刘公彼时并未被捕，惟药燃时刘公在内，一面招呼救尧卿往医院，一面偕人扑灭火线。见巡捕至，始逃往他处机关。又按：当日火发甚炽，其旁即炸弹无数，苟延燃将令宝善里成齑粉。赖同志丁笏堂舍身卧入火内滚灭之，诚难得也）。予惊问：“确耶？是

将奈何!”二子曰:“今无他计,但速逃以求生耳。”

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《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,第5~6页

《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湖广总督瑞澂致内阁军谕府陆军部请代奏电》:

昨夜七点钟,据侦探报称,本夜十二钟,该匪准定在武昌为变。并探知该匪潜匿各地。正饬防拿。复据江汉关道齐耀珊电称,于汉口俄租界宝兴里查获匪巢,并拿获要匪刘耀璋一名,起获伪印、伪示、伪照会等件,及银行支簿伪用钞票,并查有制造炸药形迹。当派荆襄水师巡防队往捉来署审讯。

中国史学会主编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·辛亥革命》(5),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,第289页

[日]内田顾一《湖北革命战见闻日记》:

十月九日 俄租界宝善里弄堂里,突然冒出滚滚黑烟,发出一片爆炸声,邻家一看是三个中国人正在点火燃烧一些箱子,比即飞报警察局,移时警察到来捕去两男一女并收检房子里的一切物件,那就是革命党员的窝窠。主要人物已经逃跑,只捕了剩下来的青年人。箱子里都是一些爆炸物品,其他有国玺、国旗、宣言书和入党手续书等。警察立刻将人犯引渡清国官府。

一看那些党则,实是很文明的。他们观察中外形势订立的赏罚规程,如:凡危害外人财产、附贼和妨害商业者,处以斩杀罪等。又订制下图式样的旗印。政府定名叫中华国民军政府,属于孙逸仙系统的。

以上是这次兵变的开端。

《辛亥革命史丛刊》编辑组编《辛亥革命史丛刊》第3辑,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163~164页

英文《汉口日报》:

《俄租界大事件革命机关之暴露炸弹与革命宣传品已被查获》:由于昨日下午俄租界一枚炸弹的爆发,破获了前此未曾察觉的一个革命机关。下午4时,俄国租界当局附近的巡捕为强烈的爆炸声所惊恐,响声显然来自德国屠宰场后面的土著民房。于是向邻近地区猛冲过去,并且在一个弄堂的14号发现两个华人向周围泼煤油,显然是准备放火烧掉房屋。立即戒严并搜查了房间,革命党机关因而全部暴露。已经制成的炸弹,作为原料的酸类,革命小册子和一个名单,很象是党员名册,这些都说明了弄堂和房间的作用。估计是炸弹突然爆发,当事人害怕巡捕查问因而企图放火。他们的企谋由于巡捕的行动敏捷而失败,他和另外两个已经说到过的巡捕,试图逮捕四个在爆炸之后马上走近此地的可疑男子,但结果还是让他们跑了。

昨天深夜,《汉口日报》记者前往俄国巡捕房采访,两个中国人,一男一女,由于想进入一个可疑的房子而受到讯问。被捕的两个人移交给夏口厅,它的代表早已应邀迅速前来此地。总督业已从武昌派来一位海军官作为代表,同行者还有其他地方官员,他急于弄清与这个革命机关相关连的秘密。在巡捕查获的物品中有革命旗帜、武昌地图和安排各路革命党人进攻武昌城的计划。

昨晚周围地区异常寂静,除了俄国巡捕以外别无人影,由于他们的破获和有效控制局势而受到热烈的祝贺。

《汉口日报》,1911年10月10日。《辛亥革命史丛刊》编辑组编《辛亥革命史丛刊》第3辑,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191~192页

编者按:宝善里爆炸案时间,有八月十七日、十八日两种说法。贺觉非、冯天瑜对此考证甚详。结论是宝善里机关失事当在10月9日(八月十八日)下午1~4时之间。(贺觉非、冯天瑜《辛亥武昌首义史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,第169~170页)

△宝善里爆炸案发生后，邓玉麟急渡江至武昌小朝街报告变故。恰蒋翊武由岳州返汉，定于当晚十二时发动起义，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，一齐行动。派邓玉麟送起义命令至南湖炮队，因城门戒严，绕道前往，至南湖时营门已闭，兵士就寝，以致炮队未能发出信号炮，起义未遂。

邓玉麟《邓玉麟革命小史》(1912年10月16日到)：

十八日下午四时，孙武因制炸弹硫酸过分爆发，伤面部甚剧。震动邻居，机关败露，俄捕将炸弹、旗帜、种种文件、党中名册并刘协卿及刘公之夫人与其弟捕送江汉关。君因购表外出，得免脱。念事机破裂，危机俄倾，亟渡江。晤谢石钦、梅宝玟、邢伯谦等于舟中，遂相将赴小朝街八十五号张廷辅所。适蒋君翊武自湘来，刘君复基、陈君树三、彭君楚藩、杨君洪胜等均在坐，遂备述宝善里机关败露，同志遭擒，党籍脱落于诸吏手，苟不今晚举事，明旦按名捕拿，恐无一人获保首领者。死不足惜，惟以数年计画一旦失败，革命事业归于泡影，四万万同胞永沦于奴籍，我辈地下，何面目对诸先烈士！【情】词俱壮，众赞成，遂决议是晚二句钟起事，各出分布于各协标营代表(此处原有君先至工程营，递消息于熊秉坤、徐兆宾，复偕杨洪胜一句，后被圈去)。遂派陈树三分赴二十九标晤蔡济民、高尚志、王宪章、张廷辅、陈人杰、黄瑟轩，测会[绘]学堂方兴及三十、三十一、四十一等标，均授以计画。君偕杨洪胜通知工程营同志，复至山后胭脂巷胡祖舜、潘善伯所搬运炸弹。途遇蔡鹏来，迫君举事。君告以崖略亦别。至潘、胡处，则炸弹制成者仅三十六个。君乃偕杨洪胜运至十五协附近杨洪胜家中，嘱其伺隙运至营内，分授诸同志。

午后十时，城内各军同志均已通告完毕，君因偕徐万年、艾良臣，各手炸弹一个，拟出文昌门至炮队八标。不料城门戒严，搜缉甚苛，君将炸弹弃置道傍沟内，乃得出。十二时抵南湖，则营门紧闭，不得入。与徐、艾分路逾营墙而入，君几为卫兵枪毙，幸其人为同志，得无恙。乃引至马房，招集代表蔡汉卿、孟华臣、王鹤年、杜鼎、王广聚、张抚国，告以汉口总机关败露，今晚务为破釜沉舟，并力一举。城内军队业已约定今晚二句钟起事，但须炮队协力进攻，方能得手。并恫以党籍脱落吏手，稍游移即无一幸免等语。众允响应。其时营中官长传闻风扬，故聚众秘议得无恙。君留营内，拟城内炮响，即督队轰保安、中和二门，进攻督署。不幸时候仓猝，消息不灵，城外各营，则俟工程营举事，然后响应；城内各营，又俟炮队举事，然后响应。两方面误会，遗[贻]误事机，天已大明，不克动矣。君审事败，亟偕艾、徐、□(此字不识)、王、孟等返城探信。至则城门紧闭，严拿诸同志，不许出入。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等编《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》中卷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224~225页

咏簪《武昌两日记》：

这时候，邓玉麟适从汉口过来，听见尧激发这议论，也就从旁赞成道：“好得很，就是这样办。翊武！我们先前已举了你做总司令的，就请你即时下道命令，准予今夜起事。只是时候已不早了，若是早一会去，也好使他们各营里预备。”翊武见廷辅等众，都是异口同声，就连忙下道命令如下：

命令(八月十八日下午五句时发于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部)：

- 一、本军于今夜十二时举义，兴复汉族，驱除满虏。
- 二、本军无论战守，均宜恪守纪律，不准扰害同胞及外人。
- 三、凡步、马、工、辎等军，闻中和门外炮声，即由各原驻地拔队，依左之命令进攻；
 - 甲、工程八营，以占领楚望台军械库为目的。

乙、二十九标二营,由保安门向伪督署分前后进攻。

一营前队,出中和门迎接。炮队防守中和门。右队防守通湘门。后队助工程营占领楚望台。(三营因出防郟阳故不列)。

丙、三十标扑灭旗兵后,即向重要地分兵驻守。

丁、三十一标留守兵,分驻各地防守。

戊、四十一标留守兵,进攻伪藩署及保守官钱、善后、电报各局。

己、三十二标留守兵,由保安门进城后,助二十九标二营,攻击伪督署。

庚、马队八标一营进城后,即分配各处搜索,二营向各城门外搜索,以四十里为止(三营及混成协马队十一标出防襄阳故略)。

辛、塘角辎重十一营,于十一时在原驻地,放火助威,藉寒贼胆。

壬、塘角工程十一营,掩护炮队。十二营,由武胜门进城,占领凤凰山。

癸、卫生队于天明时,往各处检收阵亡尸首。气球队于十二点钟时,在谘议局前听遣。(辎重八营,现在伪督署守卫,谅不可靠)。

四、炮队八标,于十一句半钟,即拔队由中和门进城。以一营占领楚望台,向伪督署及八镇司令处猛烈射击。以二营左右队占领蛇山,向伪藩署猛烈射击。中队留守原驻地,三营占领黄鹤楼及青山一带,防守江中兵舰(我军占领时,均即停射)。

五、四十二标一营左队,进攻汉阳城,前后右三队,占领大别山及兵工厂,以后队为援队。

六、四十二标二营,占领汉口及大智门乔口一带。

七、四十二标二营右后两队,堵塞武胜关。前左两队,防守花园、祁家湾一带。

八、武昌弹药枪枝,暂由楚望台军械库接济。阳夏暂由兵工厂接济。

九、凡各军于上午七点钟均至谘议局前集合。但须留少数军队,防守已占领地点(阳夏驻军不在此例)。

十、予于十二时前,在机关部。十二时后,在谘议局。(注意)本军均已[以]白布系于左膀为标识。

总司令蒋翊武。

命令下完,各个便照样誊了二十余张。翊武遂对众人说道:“今日这个命令,乃是一时权变。我先前叫各代表多迟几天,于今忽然叫他们今夜举事,岂不是自相矛盾吗?似此朝令夕改,还有那个肯信服呢?你们这回往各处送命令去,预先说明缘故,才可以使他们不得误会。”说完,就命各个将命令分途送去。

中国史学会主编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·辛亥革命》(5),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,第46~48页

编者按:《武昌两日记》所谓命令,曾被李廉方《辛亥武昌首义纪》、张难先《湖北革命知之录》等著作交相引用。当事人的回忆中,文学社员认为有起义命令,共进会员则否认有书面命令。从起义部队实际的行动反证,书面的命令应该还是有的,但会较简略,且不会以正式的军事命令的形式发布。《武昌两日记》虽说成书于1912年,但所刊之命令恐系作者事后演绎。

△ 是日傍晚,杨洪胜运炸弹至工程营,受军警盘问被捕。

咏簪《武昌两日记》:

……只见那个姓张的跑来慌慌张张的对众人说道:“坏了,坏了!”翊武、尧激等众都惊道:“又是怎么的?”那个姓张的道:“适才杨鸿盛的那几个炸弹,用篮子提着,皮面盖些白菜,刚刚走到工程营的门口,那个守卫的排长,就将他拦住,不许他进去,接着又来翻他的菜篮。鸿盛见势不好,只得从篮里拿出一个炸弹,向他丢去。那个排长的眼快,见他手里忽然拿着

一个东西,知道不是好事,当时就往里面一跑,所以鸿盛丢了一个空,反把自己脸上炸坏了。鸿盛受痛不过,回头就跑。这时里面不但没有接应,反见几个守卫兵出来赶他,我看他那宗样子,所以忙跑回来报告。及至走到工程营背后,忽又遇着一排人,如飞的向十五协那里去了。”楚藩听到这里,接连指着鸣钟说道:“不要紧,不要紧,这钟已到十一点多钟了,还怕什么?不久就可以听到炮响了。翊武!你快将你攻守的地图,调查的册子,早些看熟,以便临时指挥。”

中国史学会主编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·辛亥革命》(5),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,第53页

编者按:杨洪胜之被捕,文献记载有几种说法。运炸弹至工程营而被捕还见于居正《辛亥札记》:“杨宏胜退伍后,赁屋于二十九标营门前,作小商,藉避耳目,专任交通及输送子弹炸药于各标营。十八日,宏胜购得子弹百颗,偕邓玉麟送入工程营,分给熊秉坤、徐兆宾、金兆龙等二十颗。事毕,即赴胭脂山胡祖舜寓。邓玉麟、蔡蓬来等欲将所有炸弹概交宏胜负责分送,宏胜诺之,遂以人力车悉数运至家。以筠篮盛炸弹,外饰青菜,送入各标营。及至工程营时,守卫者非同志,呵宏胜止,严查诘。宏胜急奔走,卫兵追蹶,宏胜掷弹抵御,弹片反射,宏胜负伤,驰归寓,卫兵迹至,搜出炸弹甚多,遂被执。”(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《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,第140页)另胡祖舜《六十谈往》谓:“杨洪胜在其右旗后门外之杂货小店装制炸弹药管,失慎爆炸,声彻四邻,面部且受重伤,亦为附近军警捕去并解总督署讯办。”(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《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,第66页)张难先《湖北革命知之录》谓:“其移置武昌分机关之弹药,由潘公复等赶造,胡祖舜派李济臣、胡祖寅输送各处。李饰为赠人礼品,潜移向启桂家,晚复运至杨宏胜寓。甫出门,而杨竟以疏忽爆发,被军警捕走。济臣闯入整容店,伪为雄发以免。(或谓宏胜以筠篮[篮]盛炸弹,外饰青菜,送入工程营。守卫查诘,胜奔走,卫兵追之,胜掷弹抵御,弹片反射负伤,归寓,卫兵迹至,搜出炸弹甚夥,遂被执。杨寓在工程营附近。或因此讹传。前说系济臣密友张鹏程告我者,故吾主之。)”(严昌洪等编《张难先文集》,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,第275页)此外还有其他说法。杨洪胜名字也写作杨宏胜、杨鸿盛。

△ 是日午夜,军警搜查小朝街八十五号,刘复基、彭楚藩被捕,蒋翊武逃出。

咏簪《武昌两日记》:

那晓得他们几人,正在高兴的时候,忽听得门首“唠唠啾啾”的声音,比那打雷还要急些。翊武遂在楼上,向外面问道:“你们是做什么事的?”外边答道:“是来会你们老爷的。”翊武听了,知事不好,就对众人道:“我们事已至此,不要慌。”说时便拿一个炸弹,只望一人当先,尧激道:“等我来!你们只替我打接应。”说着就拿了两个炸弹跑下楼。刚刚等他们进来,同将两个炸弹向他们猛烈丢去。只听得“哎哟”一声,那些来的人,就退了几步。楼上的人见他没炸死着,接连又丢了几个,然而总是炸不倒他们。

列位!分明是个炸弹,何以炸不倒人呢?缘来他们几个做炸弹的人,因为十五那一天,爆炸了一次,所以平时就把这个炸弹里面的闷钉,没有安上,恐怕一旦失慎,贻误大事,这也是谨慎的意思。此时戈什警兵,破门进来,又因一时过于仓猝,不能安那闷钉,所以爆发力一小,才炸不倒人。

但是那些戈什同警兵,看见炸弹没有效力,也就大着狗胆,蜂拥前来,将尧激一把捆着。楼上的几个人,见尧激已经被拘,手里又无寸铁,炸弹又经用完,就只得从瓦上求逃。一到屋上,见旁边有条巷子,几个人就傍墙跳下去。不料刚一下去,就有几个警察过来,一见他们几个人就大喊道:“这里有人。”楚藩道:“我们不是,我们也是来拿人的,你不看我们的制服吗?我是宪兵。”那个警察听了,接着将探照灯在他们脸上一照,见他们果然是个宪兵打扮,也就不作声了。

那个时节,他们几个人,正要从巷子里出来,不料又来了几个警兵,把他们围住。那个姓张的乘警察们去捉翊武、楚藩去了,他就从旁边脱虎口。这时候,街上的岗警,听见人声大

轰,就把刀儿枪儿系在手中,好像临了大敌一般。此时宏诰看见警察中间,有几个是相识,就向他们说道:“你们不认得我了吗?”一个警察道:“认得你,在这里干什么的?”另一个道:“恐怕他的老人家要他来捉革命党的。”宏诰听了这话,便顺口答道:“不错,是我父亲要我来的。”那几个警察一听,以为是真。加以他的父亲,又是警务公所的总务科长,所以就让他一溜烟的跑回家里去了。但是,这时鸿勳已经被戈什拿住。不一会儿,霞初、楚藩、翊武也先后被他们拿住。当翊武刚刚被他们拿住的时候,一些戈什兵丁,也就闹成一堆,一时街上大呼小叫,好像天崩地裂一般。把已经睡了的老百姓,都闹了起来,把门儿打开半边,张着眼儿偷看着外面。

那警察看见已把翊武拿住,于是拖起就走。翊武道:“我是来看的,拿我做什么?”那些如狼似虎的警察,只当没有听见,还是拖起乱跑,好像得了几万块洋钱,几十个红顶儿的样子。刚刚到了警察门口,喧喧嚷嚷的哄得耳朵欲聋。警官一见翊武穿着长袍短褂,像个乡先生的模样,以为真是满清的奴隶百姓,于是毫不在意的把他关在花园里,自己却跑到前面来打电话。翊武见他已经离身,就赶紧从短墙上逃脱。

中国史学会主编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·辛亥革命》(5),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,第54~55页

10月10日(八月十九日) 前日晚至是日凌晨,瑞澂等在督署会审彭楚藩、刘复基、杨洪胜。三人视死如归,黎明时被杀于督署东辕门。

咏簪《武昌两日记》:

交交黄鸟,三贤难赎,潇潇易水,壮士不还。那时刘尧澂彭楚藩龚霞初牟鸿勳,四个被拿的人,知道十二点钟已过,所约的一些事,谅已没得望了,只得伸着头儿待时就戮。此时约莫有了四点钟,上面就喊人提审。但是伪督瑞澂还在上房,坐在椅子上发颤,心里想到,我自己去审,又恐怕他们的暗杀,就只得命铁忠(满人)双寿(满人)陈树屏(汉人)在会议厅代审。且对他们说道:“这种无父无君的东西,只要有点供词,你们尽可办去,也不必前来问我。”他们三个问官,得了这命令,接着就到了前面来。刚刚坐下,只听得外面有人报道:“又捉住了几个,说是杨鸿盛。除在汉口捉的两个以外,男女整整有了十个。”铁忠等听他报完之后,略将头点了几点,接着就命令戈什将楚藩带了上来。

楚藩此时正这样想着:“今日既已被他们捉来,料无生理,倒不如骂他们几句,也使我的心里快活下。”所以一到厅上,便昂然不屈。铁忠等见他一派豪气,几乎椅子都坐不稳。过了一会,才勉强开口问道:“你为什么不开跪?”楚藩骂道:“你好大的狗脸,我岂肯跪你!你不怕折福么?”双寿在旁插嘴道:“可恶,打断他的狗腿……”话不说完,那几个不要脸的戈什,就狠命的将他一推,楚藩这才顺势坐下。

铁忠接着问道:“你叫什么?”楚藩道:“我叫彭楚藩。”铁忠道:“你是革命党吗?”楚藩道:“不错,我是革命党。”铁忠作势道:“你为什么要革命?”楚藩道:“我且问你,我们汉族的江山,被你们这些满鬼蹂躏这些年代,怎么不要革你们的命?”铁忠听了,呆了好半天,又慢慢的问道:“我看你这个样子,本是一个宪兵,你只怕不是革命党吧?”楚藩道:“你说我不是革命党,我就不是革命党吗?我只晓得以排满流血为宗旨,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革命党。”

列位!铁忠因楚藩是个宪兵,恐怕瑞澂知道了,于他们的管带果清阿(满人)的前程有点碍,所以才说这句话,也是他们官官相卫的意思。谁知楚藩偏偏不如他的私心,铁忠也就无法。只得又问道:“你们有多少同党?”楚藩道:“同胞四万万,你还不知道吗?”铁忠道:“你们约的几时起事?”楚藩大声道:“就是今天。唉!可惜我没有杀着你们……”铁忠狠恨的



道：“你这种东西，只有杀的好。”楚藩道：“要杀便杀，何必多讲。只是你们这些满奴呵！”这几句话刚刚讲完，铁忠就气得了不得，把一个狗脸，气得像猪样。登时大怒道：“你道我不杀人吗？”一面口里咕咕咕讲，一面手里便拿了笔，写了一个标旗。上写的是“谋反叛逆罪犯一名彭楚藩梟首示众”等字，几个戈什就将他的衣服脱了绑了起来。此时已有四句半钟。楚藩也就闭着眼睛毫不做声。绑完之后，拖出头门。呜呼！彭烈士于是乎就义！

英雄遭戮，今古同慨，文山可法，我心实痛。楚藩就义之后，第二审的就是廷辅的夫人。一到厅上，铁忠便问道：“你家里是开栈房吗？”廷辅夫人道：“不是的。我的丈夫在三十标当排长，我的家里是闲住。”铁忠道：“既不是栈房，何以这些革命党都在你家里呢？想必你的丈夫也在其内。”廷辅夫人道：“他们是同我分租住的房子，我的丈夫日日在营里，即或回来，多则两点钟，少则一点钟就走了，他又怎么同一起咧？况且他回来，也不会与他们通过往来，虽说在一个房里，你不干我，我不干你，这也是武昌城里住房子的风俗。”

铁忠道：“你的丈夫既不常在家，他们做的一些事，你必可以清白，究竟他们所做的是些什么事？你可照直说来。”廷辅夫人说道：“他们去来的人很多，只是我都不认得。若问他们做的什么事，但他们住楼上，我们住楼下，我又从来不上去，叫我怎么晓得呢？”

铁忠骂道：“你这刁妇，还是口强。”又向旁边的戈什道：“暂且将他拖下去！”说了接着又提审尧激。此时尧激的心里，觉得昨夜的同志负了定约，致一生所抱的宗旨，不能达到，难免无憾。及至到了会议厅，铁忠便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尧激道：“刘尧激。”铁忠道：“你从那里来的？”尧激道：“我不是从别处来的，先前在四十一标三营当兵，因为我的哥哥日前从湖南来，我就请了假，想同他往东三省去，加以又没得多日，所以就在张廷辅的家里暂住几天。”陈树屏也问道：“你既在别人的家里就好好的住几天，为什么为非作歹，要革起命来呢？”尧激道：“我出营没多日子，那些事，实在不晓得。”双寿道：“你既在一起，为何还说不晓得？你那手炸得这个样子，不是放了炸弹的吗？你还有什么抵赖？”尧激道：“这是他们拿我的时候炸破的。”

铁忠听至此，就吩咐将廷辅的夫人提上来问道：“他，你认得吗？”廷辅夫人道：“不晓得。”此时尧激把眉一竖，便接口说道：“你们何必东问西问，但是我既入了你们的虎口，难道还能脱出吗？自古道：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今日的炸弹，就是我放的。”双寿刁声说道：“你放得好！”铁忠当即对树屏道：“这也不是好东西，索性结果了他。”尧激见他讲了这句话，知道没有想头了，遂对他们说道：“满鬼呀！你们杀我，我倒爽快，不得再受你们的压制。只是你们以后，须要略略体贴我们汉人一下，不要学而今这样残酷。那时你们还可以苟延时日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只见铁忠已将那标旗写好，上面也是定的那“谋反叛逆”的名字。尧激便笑了一声，随那戈什拖了出来。一到大厅，见那外面看的人，堆山塞海，他便大声喊道：“同胞呀！大家努力！只可惜我这遭孽的同胞啊！”说时那眼泪就不住盈盈而下。列位！这就是刘烈士最末又最末的几句话了。到今日，只能使我梦里想像，怎不叫人肠回九转也呵！

刀斧临前，一毫不怵，馨香一瓣，愿拜常山。此时刘烈士遇害，那钟正是六点半。厅上所审的尚有廷辅夫人，那时只见铁忠问廷辅夫人道：“你的丈夫到底与他们有来往没有？”廷辅夫人道：“实在没得来往。”铁忠拍案怒道：“你这泼妇，我倒想救你，你反不对我说实话。先前他们说你的丈夫是一气的，这屋里，是你的丈夫请他去的，你还在这里说谎吗？现在已经派人拿你的丈夫去了。若是你早些说了实话，不但你可以轻罪，就是连你的丈夫也可以轻罪。你若不说实话，不但你的丈夫要杀，就是你也要杀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切不要怪我。”廷辅夫人听了这些话，说也不好，不说也不好。然而上面的铁忠又不住的乱催。停了一会，只见她慢慢哭道：“只要大人实实在在替我的丈夫轻罪，我就可以直讲。”

铁忠连说道：“我一定替你们轻罪，我一定替你们轻罪。”廷辅夫人供道：“他们的人很多，来来往往，日夜不绝，大半都是营盘里的。先前有几个穿便衣的，在我屋里做炸弹，因为十五的那一天轰了一次，他们就在别处佃了房子。但是我们的屋里，还有几个人居住，这几个人就是刘尧激一起的。我的丈夫一回来，便与他们在一堆，你讲我说，只是半句都听不见。我前日问他，问他们讲的是些什么话，他说你们妇人家不知道的。我听了这一句。我以后便没有问了。”双寿道：“那些人你晓得他们的名字吗？”廷辅夫人道：“他们的相貌我到认得，只是我从没有同他们谈过话，所以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。”铁忠道：“你又说谎吗？”廷辅夫人接着说道：“既是大人欲救我，我晓得的我还有不说的吗？”铁忠见他说的这些话，句句都像实在，接着就命戈什带了下去，然后又提审杨鸿盛。

鸿盛将一提到，他们几个审的人，见他脸上被炸弹炸得像什么似的，便恨得了不得。当时问了姓名，几个人又私的问了几句，声音极小，也不知所说的是些什么话。停了一会，铁忠又问道：“你这个样子，也想革命吗？哼！我今日只怕要革你的命哩！但你们的炸弹还有没有？”鸿盛道：“用了又做，那有没得的道理。”双寿道：“你们的党羽，是营里的多些，是学堂里的多些？”鸿盛道：“你说军队里多，就是军队里多，你说学堂里多，就是学堂里多，我一刻也难查清楚。”

讲到这里，那标旗也已写就。然上面写的，则是“施放炸弹革命党一名杨鸿盛”等字样。鸿盛见了，知道快要害他，遂骂道：“好！只管杀，我只怕你们也有一日呢！”此时鸿盛想讲话，而戈什已经将他拖出。呜呼！杨烈士遇害时，钟声已七下矣。

中国史学会主编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·辛亥革命》(5)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，第59~63页

《湖北革命实录长编》：

附录：武昌起义三烈士供词（问官：铁忠、陈树屏）

铁忠拍案厉声曰：“胆大彭泽藩，何为不跪？”

彭曰：“我皇皇汉族，岂跪汝犬羊贱种！”

铁曰：“你为什么造反？快快讲来！”

彭扬声曰：“你是什么，配问我？你是什么，配问我？我那里有你问的道理？我那里有你问的道理？叫你不必问罢！我是决不同你讲的。”

铁又连问数声，彭均不答，惟在案前左踱右踱而已。

稍顷，陈树屏接问曰：“彭泽藩，你是读书最聪明的人，深知道理，为何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来了。”

彭曰：“我为深知大道，才不致被尔等一般满奴汉奸牢笼住了，再坐以待毙，方知雪我祖宗数百年莫大之耻。今日是你胡运尚未告尽，我们事机未密，致被尔搜获。恭喜各位，今日又有升官发财之路了。”

陈曰：“汝何苦一定要造反而不惜头颅乎？”

彭曰：“你真糊涂已极！你不想，何所谓革命乎？就是先将此头颅作为代价，且掷我一人头颅而获四万万同胞之幸福，予复何惜也。”

铁曰：“你自知为何许人乎？”

彭又不答。又连问三次，始答曰：“我是宪兵也。”

铁曰：“你既知是宪兵，法律必晓。况既得国家一份饷，即应尽一份饷之任务，谁教你反，自犯法律。其该何罪乎？”

彭曰：“我之当宪兵者，不过借以作运动之机关耳。所谓饷者，皆我四万万同胞之脂膏

也,何得据尔称为彼国家之饷?你说我应该何罪,就处何罪,任你所为!”

铁曰:“你公馆(指小朝街九十五号而言)内,有你的些怎[什]么人?”

彭曰:“那公馆并没有我的家人,我的父母俱住在武昌县乡里。”

铁曰:“你的父母虽在乡里,你的妻子总在那公馆内住着。”

彭曰:“我的妻子于十六【日】病死矣。”

铁曰:“病了几天才死呢?”

彭曰:“病了三日。”

铁曰:“你们党羽有若干?在何处?军火炸弹有若干?你详细讲罢。若供得好,我等再替你设法成全就是了;不然,你就要吃苦的,休怪我等言之不早。”

彭曰:“你问我的同人,举凡军、学、政、警、绅、商各界,无界无之,其数则莫可考察。至于炸弹,所有同人,无人无之,斯亦难计其数。咳,你还要问什么,快快将我办了罢。”

问至此时,瑞澂即令戈什将彭带下。

旅[旋]由陈树屏令将吴公馆内所捉张姓男女,逐一提讯,均称我们老爷张□□,在营充当队官,并力辩其非歹人。惟末一男(系张之火夫)称“彭与张老爷同居。有妻一人,于十六日死。是日,我并不在屋,但是晚回时,而棺木已经封钉,惟闻系一时狂症,次日天明时,即抬往安埋矣。至若他故,予不得而知也。”陈将数人问毕后,仍提彭上厅。

陈盖以彭先称三天才死者,火夫称一天狂症者,其中定有别故,是以又提彭。

陈问曰:“你先说你的妻是三天病死的,我才问火夫,又说是一天狂病,到底是一天还是三天,其中必有别故,快快讲来。”

彭曰:“前两天不过微有腹痛,并未介意延医诊治,迨至第三日,狂症陡发,不及赶救也。”

陈曰:“究竟那棺材抬到何处理了呢?”

彭曰:“你问这做什么?然则我一人虽有罪,还要连累已死的妻吗?你真问的,还不是抬出城去埋了。”

陈又问数次,“果在何山何岭,若一说出,我也好代你春秋上坟。”

彭曰:“在保安门内厝之矣。”(并不答在何所)

陈曰:“那棺材内只怕不是装的你的妻子,是装的炸弹火药吗?噫呀,你的命总是革了的,还如此支支吾吾做什么呢。依我劝你,到不若早把那棺材装的炸弹火药运往何处,清清楚楚的讲出来,我们给你的快性命,就来免得我们劳,二来免得你吃了亏,请你想想看。”

彭曰:“那棺材内明明是装的我的妻子尸身,你何苦赖为炸弹火药,只晓得棺材抬出城去埋的,就不晓得埋在何处。”

至此,陈、铁连问十数次,均一言不答。时已三句半钟矣。

瑞澂即喝曰:“拖下去,绑了他,还有什么问他头,他是决不再讲的。”遂亲督至大堂,捆绑后,即给大令,在辕门栅口就义矣。

旋逐一问襄阳学社所提之牟鸿勋、陈鸿诰、陶德明(陶德珉之弟)等,均各言系【在】学学生(闻临问明时,珉并在堂上听审。珉系督署会议)[厅]审察官),并不知革命为何物。惟龚侠初(后为名侠愁)言“系报馆访事,我不是革命党。”

陈曰:“你既不是革命党,为何在那里做什么?”

龚曰:“是跟某某相好,前往谈天的,实是冤在[枉]。”

陈曰:“你系与某某相好,不是与之同谋,然你既在他学社内去了的,必知其如何举动,就应该即时来报告我们。”